

首页 → 特别策划 → [关纪新]清代满族文学研究

老舍与北京

——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

发布日期：2008-05-19 作者：关纪新

【打印文章】

今天，我们以“老舍与北京”为主题，来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我觉得是颇有意义的。虽然几乎从打有了作家老舍起，人们就在议论他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但是，这个话题好像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谈透。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随着历史的推进，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伸展，“老舍与北京”这个题目是很难彻底作完的。

老舍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我愿在这里也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供大家批评。在我看来，要讨论“老舍”与“北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概念——“满族”。老舍与北京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北京人与北京城的关系，他跟北京这座城市差不多是有一种先天注定的、生死相托的不解情缘。

我们知道，老舍一家在他出生之前就早已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一的正红旗下。因为尚没有任何资料证实他们这一家族在清朝定鼎北京之后有过怎样的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自17世纪“从龙入关”后，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史籍记载，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三个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四方八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这种畛域严整的格局，到了清中期以后，才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向商人们购买日用品，旗人贵族更须观览世风、看戏娱乐，就得随时跟外民族打交道，渐渐，原来住在外城的一些“民人”（在清代，是与旗人相对应的称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有胆大的，居然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包括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可资容身之所搬迁。即便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始终分别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这八个衙门，不但掌管着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一并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全国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其遗骸都应当被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最高统治者将本民族中心由祖国东北地区彻底移到北京地区的整体部署一致的。这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清代末年，老舍家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由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第一条胡同即是。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舒氏家族世代一直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记忆早已模糊起来，至多不过是在满足怀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传统说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氏，将北京认作了自己的家乡，把北京作为家乡来亲近和爱戴，“京师即故乡”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地道的“土著”。

可是，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人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地发现：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由此可以想见，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因故做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有走远，也不可能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们家向南、向西，都只经几十米，便会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关切这一居住地的人们，在释去上述那点小小意外之后，会随后接触到感兴趣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乃是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以为，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和省视，大概暗含着两点意义：

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着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

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可以在老舍毕生的多种成就中不难得到印证的，即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放射与升华的，在这里，深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

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而这个发现，支持着的，应当是如下的一种思考：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倦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清末（也即老舍儿时）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旗籍“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作家的一生，产生了何等深刻的潜在影响！清初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当以逃旗治罪，并将家眷、财物充公。或许，就是这样的早年间的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制约？

请继续浏览：[1](#) [2](#)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 \(http://www.iel.org.cn\)](http://www.iel.org.cn)”。

专题[民族视界](#)的相关文章

- “骏马”奋蹄，少数民族文学从沉寂走向繁荣
- 民族问题的内涵与中国当代民族问题
- 科学发展：解决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 迎奥运 《格萨尔千幅唐卡》首展在即
- 中国民族语言（民族题材）电视节目展示与

作者[关纪新](#)的相关文章

- 破译老舍艺术的“黑匣子”——评关纪新《老
- [关纪新]七律一首 声援汶川地震救灾
- 清代中期的文言小说家和邦额
- 传神文笔足千秋
- 满族文学辞条

中国民族文学网



ᠴᠢᠩᠨᠠᠮᠤᠯᠠᠯᠠᠯᠠᠭᠤᠨᠯᠢᠷᠢᠰᠢᠨᠠᠨᠠᠭᠤᠨ

جوڭگو مىنلله نلەر نهده بىياتى تورى

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